

★ 家风

我的父亲叶富轩,参加过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,离休后除了参加党支部活动外,也喜欢干农活。闲下来时,他给街道当业余“清洁工”,到了冬天还去扫雪。有时,他也和离休的老战友们聚聚,回忆战斗往事,追忆牺牲战友。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个老兵,是名老党员。

父亲离休后,和左邻右舍相处得很和谐,也很少着急发火。不过,有两件事他是不愿和别人交流的。一是他的职务。若问了,话题很快就会被他转移:某位战友牺牲了,要不然肯定大有前途;某位战友比我有文化,他那么年轻,可惜了。二是申请残疾等级评定。若有人提起,他就会说:“我只是受了伤,又不缺零件。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,我还活着,知足!”他说着,还会回忆起在张家口蔚县桃花堡村养伤的一段经历,称赞那里的老乡很善良,不知那位照顾他的大娘的后人怎么样了……

据父亲回忆:1943年,他所在的部队和日本鬼子遭遇。他的右胸负了伤。为了安全起见,平西分区北山支队(武工队)王耀华队长,将他安排在桃花堡村堡垒户张大娘家养伤。王耀华队长送去的好一点的食品,张大娘都不允许她的小孙女靠近。父亲说,张大娘不在跟前时,他就招呼小丫头赶快过来一起分享。

我年少时,体质较弱,是在父亲的呵护、教导下成长的。上世纪60年代

一生的榜样

■叶新军



姜晨绘

初,物资不丰富,离休的老红军每天供应半斤牛奶。父亲常常让我喝掉,增加营养。1971年,我到工厂实习,有段时间上前夜班,午夜12点多才能到家。大冬天的,我远远就看到路灯下孤零零地站着一个人——父亲!他担心我夜晚回家害怕,走出了一里地,到必经的路口等我。我说,我不害怕,不用来接我,但每晚还是能看到父亲的身影。

父亲离休后,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。他们那代人奋斗了一辈子,艰苦朴素是刻在骨子里的。一身旧军装缝缝补补,穿了许多年;洗脸盆、刷牙杯都是在部队用过的,一直舍不得换新的。父亲在世时,常念叨这几句话:“艰苦朴素,清贫一点;待人和

气,谦虚(低调)一点;别忘了他们(父亲晚年常追忆牺牲的老战友们)”。我们这些子女成家后,居住环境、生活日常都很简朴。我退休后也像父亲一样,尽自己所能做些有意义的事。父亲留给我们的家风,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們。

父亲常对我们说:“不要觉得自己是革命后代,就有什么特殊的。我们永远不能愧对那些牺牲的烈士们!”

父亲晚年常去医院看病,我陪同的次数比较多。有一次,我提出让车送我们去,被父亲拒绝:“又不是不能走,距离也不远,坐公交就很方便嘛。”

父亲在世时,我为他整理过回忆片段。我问过父亲,当初怎么参加的红

军,父亲的回答很简单:“被旧社会逼的,外出逃荒,后来成了修铁路的工人,挨饿挨冻,挨打挨骂。不参加红军,就没有活路了。那时,听说红军是为我们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,所以遇到红军部队时,我就参加了红军。”

父亲那时经常受部队邀请,去给官兵作革命传统报告。我陪他去的次数比较多,耳闻了许多父亲的经历。这点点滴滴,为我树立了行动标杆,朴素礼让、谦虚谨慎、艰苦奋斗、实事求是、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……

在我们这辈人成长的过程中,物质条件不算丰富。“苦不苦,想想长征二万五;累不累,想想革命老前辈”,这句话在我们心中,并不是一句口号,而是真实的思想。因为常听父亲回忆战争年代的艰难岁月,所以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,就是这么想的,并未感觉有什么辛苦。

我曾无偿向展览馆、纪念馆捐赠了多件父亲在战争年代时保存下来的革命文物,以使这些文物发挥其应有的教育作用。我觉得这很符合父亲的愿望。

父亲对我们这些子女的要求很明确:政治上要向高标准看齐,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,严格要求自己,努力为人民的事业多作贡献。在这几十年里,我们都在努力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。

父亲离开我们40多年了,但总感觉他就在我们的身边,他的形象还是那样的鲜活。当我遇到挫折时,就感觉他用坚毅的眼神看着我。道理很简单——父亲的谆谆教诲和精神品质,已化为支撑我前行的力量。他是我一生的榜样。

★ 家庭秀

我是你心头的音符
在你的指尖起飞

我是无数个自己
在你的等待里

此刻的秋天
汇成彩色的旋律

无数的欢乐
像一道道河流
流经你

爸爸 爸爸
你托举起我的全世界
我用全世界来爱你

李李志配文

定格

不久前,空军某旅一级上士王彬的妻子带着女儿来队探亲。图为王彬陪伴女儿。

高妮妮摄

★ 两情相悦

与丈夫张松初次相识,源于一场青年联谊活动。我作为地方团委工作人员,忙碌穿梭于会场,突然瞥见一个身着军装的人准备离开,正悄悄向门口移动,这名军人便是张松。我急步上前拦住他,耐心劝他留在会场。活动结束后,他托人要到了我的微信。

我们之间真正走近,源于我去了边疆一个偏远村落支教。那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,孤独和失落不时向我袭来。我偶尔在微信朋友圈吐露情绪,他总会适时发来问候。每一次我陷入自我怀疑,他总在屏幕那端鼓励我:“你很优秀,肯定能行!”他的鼓励如同涓涓细流,无声浸润着我的心。我开始沉下心来提高自己,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我们渐渐明晰了彼此的心意,两颗心并肩而行。

不巧的是,我们婚姻的“序章”,是以一场猝不及防的“失联”拉开的。2020年1月,领取结婚证不久,我们便各自奔向岗位。5月,张松匆匆留下一句“之后会很忙”,便再无音讯。我一次次拨打那串熟悉的电话号码,却只有单调而空洞的忙音。我只好每天给他的微信留言,或将日常拍视频记录下来发给他,“今天天气很好”“希望你工作一切顺利”……期待这些留言和视频,能穿过万水千山,将我的思念带给他。

3个月,一封辗转了10多天的信,送到我手中。那封信的信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,纸张褶皱里还有一些微尘,无声诉说着它曾如何漂泊于严酷的风沙中。张松在信中描绘了高原浩瀚的星空,说他常在星辉下朝着家的方向凝望。他笔端奔涌着对脚下山河的热爱,炽热地向我袒露着他对军人身份的自豪。“我作为军人、人民养育的人,保卫卫国是我唯一的选择。”这行字,带着粗粝的质感,烙进我的心底,并在此后许多艰难时刻,如定海神针般稳住我的心神。我想,爱人胸膛里跳动的,是一颗滚烫、忠诚、敢担当的心。这份赤诚,不仅映照着他的信念,也成为我心中的灯塔。

此后,两地分居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。生日、结婚纪念日于我们,多数时候只能隔着屏幕一起庆祝。当新生命悄然降临,我独自走在去医院产检的路上,委屈如潮水般袭来。电话那头的他,成了

相守的见证

■贾昊天

我情绪的宣泄口。他总是默默听着,像宽厚的大地,承接着我内心的苦涩。

孩子出生后,张松笨拙地抱起这个柔软的小生命,眼睛里流淌着前所未有的温柔。他那小心翼翼的样子,既好笑又温馨。我们在新生命带来的忙乱中对视,一种别样的柔和光芒,在彼此眼眸深处悄然点亮。

张松迅速投入了“爸爸”的角色。有一次,我从睡梦中醒来,发现他静静趴在孩子的小床边,眼神专注而温柔。我想,新生命虽然带来一定挑战,也赋予我们并肩作战的勇气。

时光默默流过。回顾我们的故事,没有多少惊心动魄,只有琐碎日子里无声的坚持。他扎根高原,守护着万家灯火;我于平凡烟火中,努力撑起我们的小家。那高原的风霜、家中的灯火,便是我们相守的见证。

★ 静夜思

■李敬同

那时的我似懂非懂,如今在这军营的夜色里,忽然体会到“家世”二字的分量。它不仅是写在族谱上的一个个姓名,更是父辈在军营里留下的印记——是大爷爷驻守边疆时冻伤的双手,是爸爸执行任务时磨破的迷彩服,是二叔退伍时舍不得摘下的领花。这些印记,早已化作流淌在血脉里的家风,悄悄指引着我扎根军营。

营房里很安静,换岗战友的脚步声轻得像落叶,生怕惊扰了其他战友的好梦。转改警士已1个多月,想到接下来的军旅生活,我心里还是有些迷惘。再望一眼窗外的星空,忽觉今夜的星光格外明亮,像奶奶当年凝视我的眼神。她曾说,“身世”不是生来注定的,而是自己走出来的。是啊,军考失利或许是一段遗憾,但这两年多的时光里,我在战术场上锻炼了本领,在执勤路上更加懂得了“守护”的意义,在与战友并肩作战中学会了责任与担当——这些收获,不也是“身世”里珍贵的注脚吗?

战友们还在安睡,星光洒在他们年轻的脸上,也洒在我紧握的拳头上。我想,高黎贡山的星空会记得,流淌的家风也会记得,我曾为梦想努力过。我会带着这份初心,走好往后的每一步,在这承载着青春与梦想军营留下坚定的脚印!

★ 那年那时



我的老家在东北农村。小时候,家家户户都种植一种植物——甜秆。它长得像高粱,一节一节,纤细而高挑,穗子抱得紧紧的。剥开甜秆的外皮,是碧玉一样的瓢,绿得近乎透明,能淌出汁



丝丝甘甜暖心间

■于德深

水。咬一口,丝丝甘甜,爽口清亮,让人回味无穷。我就是品着母亲种的甜秆长大的。

当兵后,我离开了故乡。去部队那天,母亲送我走出村子,牵着我的手舍不得放开。她叮嘱我:“到了部队好好干。咱是从泥土里滚出来的,啥苦也不怕。你不是喜欢吃妈种的甜秆吗?妈给你留着。”我连连答应。几年后,我回家探亲。刚吃过饭,母亲就从仓房里抽出两根甜秆,叶子已经干了,秆依然青翠。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,母亲最懂我的心呢!我立刻折了两节,剥掉外皮品尝,甜意一下子渗入我的肺腑。

探亲的十多天里,母亲每天让我吃一节甜秆。一天,我对母亲说:“妈,光我吃了你种的甜秆,战友们还没有

尝到这滋味,说不定他们还没见过甜秆的模样。我想节省着吃,给战友们留一些。”母亲笑了:“我想着呢!”她用小手点了一下我的脑门,“仓房里攒了一捆甜秆,你回部队时带上,给战友们尝尝。”听了母亲的话,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,亲昵地挽起母亲的胳膊。母亲笑着轻轻推开我:“你是军人了,别还是小孩子心性,在家里也规矩些,养成好习惯……”

时间过得很快。归队那天,母亲把甜秆叶子剥得干干净净,用清水洗了一遍,让父亲一节节剥开,扎成一捆,足有20来斤,塞进我的包里。她说:“记得告诉战友们,这是咱北大荒的特产,细细嚼才有滋味。”她又拿出两穗甜秆种子:“家在南方的战友不一定有这东西,把这些种子分给他们,让咱北大荒的甜秆

到南方扎扎根。”

我真没想到,母亲想得如此周到。我回到部队,正赶上拉练。通信班要分来七八个新兵,上级让我当教练。放下提包,我拿出母亲的甜秆,两名战友以为是高粱秆,说:“这么远带这些东西干嘛?”我笑着说:“你们尝尝就知道了。”他们尝了后,惊讶地问我:“怎么这么甜?”我说,这是我母亲种的甜秆,是东北特产。战友们品尝着甜秆,赞叹着它的美味,也感谢着我的母亲。剩下几根甜秆,我们留给了第二天来报到的新兵。这几名新兵大都来自东北,他们一看就知道了,说没想到已经初冬了,老兵家里还藏着甜秆,都说这分明是老兵母亲的心意呢!

左上图:甜秆。

作者供图



刘延源绘

